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

長沙王先慎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

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壅。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內外為用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

本重今據增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驚懷

刷。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刷作尉盧文昭云藏本作刷凌本同北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云祇夜語之見疑寧懷刷之足

恃夜語當亦本此今此作久語未定孰是刷本作刷則尉字為誤明矣顧廣圻云以下當有故字主當作富見下文刷今本作尉誤說文刷本作刷云拭也蓋巾帨之屬可用以拭者俞樾云

按顏賦疑古本韓子久語作夕語古人朝見謂之朝夕見謂之夕

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先慎曰乾道本諫作權顧廣圻云今本權作諫按此有誤未詳先慎按

下文胥僮長魚矯諫曰又諫曰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諫字兩見作諫者是改從今本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先慎曰臣是上故字衍

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

患其說在衛人之夫妻禱祝也先慎曰乾道本夫妻作妻夫盧文昭云夫妻舊倒今從張本

與後文同先慎按張榜本亦作夫妻今據改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先慎曰攻張榜本誤

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顧廣斌曰說黃作璜按黃璜同字太宰嚭

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盧文昭曰韓策史記趙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俱作大成牛此牛字

譎後同先慎曰成史作戊通志氏族略四謂大戊氏晉公子大戊之後或謂殷大戊後案徐廣史注云戊一作成與韓策及本書合則作戊者形近而誤也路

史後紀十注又作邨古字通司馬喜告趙王先慎曰呂倉策喜作熹

規秦楚先慎曰下作秦荆本書荆楚並用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

捐水而夷射誅

先慎曰門人當作門者

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

騫而季辛誅

先慎曰乾道本無誅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此下有誅字按脫一字未詳爰袁同字也先慎按

下文司馬喜與季辛惡因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明此脫誅字今依補

鄭袖言惡臭而

新人剽費無忌教郅宛而令尹誅

先慎曰忌下說作極左昭十五年傳作極史記侯表楚

世家子胥傳呂覽慎行篇淮南人間訓吳越春秋作忌極忌聲近通用

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

燒芻廩而中山罪

先慎曰下廩作廩

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

先慎曰乾道本尸作市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市作尸按句有誤先慎案

尸字不誤尸主也其尸主之謂其君主之也下云國害則省其利者即指君言今從藏本今本改

有所害必反

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
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
而不僖侯譙其次。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不字按依說當作昭文公髮繞灸而穰侯
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
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
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廋爭而哀公果遇賊田常闕止
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先慎曰田常下說作田恆後人避諱改也其說在狐
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先慎曰淫亂也靡非也人主之察既亂則舉事皆非人主不

察則敵廢置矣。先慎曰此言人主不明敵之所務則敵得以廢置我之人才矣故文王資費

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

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先慎曰乾道本宣下有王字無人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

美下有人字今據刪補佯遺書而萇宏死。先慎曰趙本無宏字盧文昭云宏字脫張本有用雜

猥而鄆桀盡。先慎曰桀一本作傑盧文昭云傑張本作桀後同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

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

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蓆。先慎曰說作

席

廟攻。先慎曰趙本作廟攻七盧文昭云此承上參疑廢置為言故不在六微中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此下有七字誤先慎案經既明言六微則不應有七字此接上文而來並不應另標廟攻

二字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

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

之於魚。先慎曰老子云魚不可脫於淵賞罰者。先慎曰乾道本賞下提行盧文昭云凌本連上是今據

改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

鬻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先慎曰喻老篇國作邦此作國漢人改也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與故作故與誤先慎曰久

當作夕下懷左右刷則左右重。先慎曰張榜本趙本久語懷同說見上刷作尉誤下同說見上

刷小資也猶以成富

顧廣圻曰此下當有取重二字

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

先慎曰一本不提行盧文弼云本提行

胥僮長魚矯諫曰大

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

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

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

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

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先慎曰事見左成十八年傳

州侯相制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

一口也

燕人惑易故浴狗矢

先慎曰乾道本惑易作無惑案無惑則不浴矣下文公惑易也明無惑乃惑易之

譎今據張榜本改此條舊連上今提行

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

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

口其妻曰公惑易也

顧廣圻曰四字為一句

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

季好遠出

先慎曰乾道本重好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重好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十七御覽二百九十五及四

百九十九引不重好字今據刪

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

先慎曰乾道本至作之顧廣圻曰今本

之外也作至字是改從今本御覽四百九十九引作李季至三

聚作季至皆非元文不足據

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先

慎曰藝文類聚引無中字其室婦曰作妾曰

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

也

先慎曰御覽引公子作士下同伴作陽

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

人也家室皆曰無有

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趙本皆有曰字藝文類聚御覽引並有曰字今據補

一云屎

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柰何曰取五牲之矢

先慎曰乾

道本牲作姓盧文昭云姓一作牲藏本作性似牲之譌先慎案御覽引正作牲今據改左昭十一年傳杜注五牲牛羊豕犬雞

也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日浴以蘭湯

顧廣圻曰此亦劉向校語本卷上文云

矢一云屎下文共立一云公子赫皆同例與舊注相混而實非舊注也今山海經晏子春秋皆多如此云者韓子當不止三條

殆經後人刪去之耳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

顧廣圻曰句絕故與下文布韻

得百

束布

先慎曰乾道本束上有來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此不常有先慎案來即束字形近誤衍藝文類聚八十五御

覽五百二十九八百二十引並無來字今據刪

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句未有矣字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

重之

顧廣圻曰二句荆王之言也上無曰字古書多此例

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重

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

顧廣圻曰此

下當有一
魯三桓公偏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公字按此不當有先慎曰魯三桓偏四字不成句

公偏當作偏公公謂公室也乾道本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

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皆無者字先慎曰御

者左昭二十五年傳作司馬馿辰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

於我孰利先慎曰乾道本脫上季字趙本移季字於與皆曰

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先慎曰孟

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先慎曰逐當為遂之誤之下當有齊字事見左傳

公叔相韓而有攻齊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攻作功按攻功皆

善也有讀為又相韓而有攻齊謂相韓而又善齊也下文云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其義相同藏本趙本改攻為功失之

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顧廣圻

曰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誤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也先慎曰鄭即韓也說見說林上以劫其君

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璜。盧文弨曰璜藏本作黃與前同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魏王之臣也而善於

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構之以自重也先慎曰構講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

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先慎曰今天當作今若以

吳子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

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

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也先慎曰殺謂殺其使也吳當作吾文種自謂

故後嚭之譖種種之見殺實基如此

大成牛先慎曰牛乃午之誤說見前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

。先慎曰以上當有子字下白圭相魏王請以趙重子於韓是
條子以韓輔我於魏語意正同此脫子字

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
先

慎曰拾補嘗

改常是也

呂倉。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
昭云凌本別為條今據改

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顧廣圻曰藏本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
同今本魏作衛誤

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軍相當。先慎曰乾道本軍作君顧廣
圻云今本君作軍誤按依此上

文宋石石當作軍也先慎案顧說謬君與兩旗相望唯毋一戰
軍音近又涉上文而譌當作軍今據改

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先慎曰乾道本魏下有王字顧暴譴相韓白圭謂
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今據刪

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盧文弨曰此即左定二年邾莊公夷射姑事而傳譌耳御飲於王

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別跪請曰也。先慎曰跪與危通足也說詳外儲說左下篇足

下無意賜之餘隸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隸作瀝夷射叱曰去。先慎曰乾道本叱

曰二字誤倒從張榜本改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別跪走退及夷射

去別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

溺於是別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

因誅夷射而殺之。王先謙曰誅責也與下乃誅其弘而殺之文句一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偽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

王使人問濟陽君曰。先慎曰乾道本重濟陽君三字顧廣圻云今本不重濟陽君按此當衍今據刪

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

先謙曰言不足至此故設為疑詞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先慎曰張榜本荆王以下至一曰並脫趙用賢云此以下近本俱脫失今從宋板校定所愛妾有鄭

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顧廣圻曰王字下至乃誅葦弘而殺之藏本

脫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先慎曰為當作若美女入見近王

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

三人坐袖因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先慎曰亟急同字王言

美女前。王先謙曰此當再有美女二字近王甚數掩口王悖然怒曰。顧廣圻曰今

本悖作勃誤按悖悖同字後又多作悖斲之御因揄刀而斲美人。先慎曰御下當有者字一

曰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十八引荆作楚美人作美女夫

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玉衣服玩好擇其所欲

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

以養親。先慎曰子下當有之字此與下句文法一例戰國楚策正有之字明此脫忠臣之所以事

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為妒也因為新人曰。先慎曰為與謂古本通趙本

及御覽三百六十七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

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

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盧文弨曰已字疑衍顧廣圻曰戰國策云妾

知也先慎曰已即人已之己不已知也言我不知也故王強問

之正女子進讒常態無不字則與下文王強問之句不合策下

作王曰雖惡必言之與此不同兩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書不能強合當各依本書為是

玉臭。先慎曰張榜本惡聞王臭下用上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坐但掩口作掩鼻悖然作勃然末句御作御者王

怒曰劓之夫人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先慎曰御可當作亟御
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

先慎曰左傳邇無及也及譎極杜注邇近也陸氏釋文云近附近之近

郟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

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郟宛之家無極教宛曰

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

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

盧文昭曰殆當作急吳越春秋作

王急去之王謂平王先慎曰事見左昭二十七年傳時平王已死吳越春秋誤作王殆猶必也君殆去之謂君必去之也呂覽自知云座殆尚在於門注殆猶必也盧說非
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郟宛

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

先慎曰爲猶相也上文季辛與爰騫相怨句法正同

陳需新入不善

犀首

俞樾曰入字衍文上文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與此條情事相同文法亦一律此云陳需新不善犀首猶彼云司

馬喜新與季辛惡也

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

顧廣圻曰張

壽張旄也陳需田需也大致與戰國楚策所云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為一事傳之不同也王先謙曰上言犀首走此誅之

疑逐之誤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請王

曰先慎曰請下當有於字

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

右因微令夜燒芻廐

顧廣圻曰廐當依上文作廐

王以為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

顧廣圻曰今本無而字誤也

客有與老儒私怨者

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為其不善君也故為君殺

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

先慎曰謂不察客固有私怨也

一曰濟陽君有少

庶子者

先慎曰乾道本者作有今據趙本改顧廣圻云少上有字當作之非

不見知欲入愛於

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黎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為功入見

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黎之山名掘藥也實聞君之國君

殺之。王先謙曰殺之上當有不字無則義不可通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

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先

慎曰益字疑衍上文少庶子不見知欲入愛於君是濟陽君初不親少庶子也刺老儒君還親之則親上不當有益字還音旋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玉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

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先慎曰解和也本書多用構字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先慎曰各本甚有二字作甚據藝文類聚八十五引改謂民間甚

有黍種也昭侯令人覆廩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先慎曰各本不重廩字

據藝文類聚引補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舜者。顧廣圻曰舜當作窳而不知其人昭

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王先謙曰果燒下疑有者字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

謂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

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

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為置礫湯中對曰尚

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先慎曰意林而下有有字文公召宰人而

譙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十七引譙作謂下同曰女欲寡人之哽邪奚為以髮繞炙

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先慎曰各本無臣字今據藝文類聚意林補援礪

砥乃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錐貫鬻

。先慎曰各本錐字作木而二字今據藝文類聚意林改刪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

炭肉盡赤紅。先慎曰各本肉作火今炙熟而髮不焦。先慎曰各本

炙上有而字焦作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先慎曰

今據藝文類聚刪改乾道本得下有財無兩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財字按句有誤王

引之云無字後人所加得微即得無也邶風式微傳云微無也

晏子春秋襍篇云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莊子盜

距篇得微往見跖耶皆其證也後人加無字於微字之上而其

義遂不可通矣先慎案王說是藝文類聚引公曰善乃召其下

作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今據刪疾嫉古通而譙之。先慎曰各本下有堂字按堂字衍召其下果然乃

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

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先慎曰御覽

八百六十三引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

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

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

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先慎曰御覽引無翳字蚤作枉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為東

帝而不能成也。顧廣圻曰不當作乃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

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先慎曰患當作惡遂立奚齊為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先慎曰句絕夫人

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

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

為兩國。顧廣圻云本書難三篇朝作宰史記周本紀云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卽其事索隱云
名班與此不同

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

成王一曰楚成王先慎曰此下當有以字商臣為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

臣聞之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人今據趙本改未察也乃為其傅潘崇曰先慎曰為謂

字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呼

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

乎曰不能能為之諸侯乎俞樾曰為字衍文能之諸侯乎言能適諸侯乎左傳作能行乎是其證

也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顧廣圻曰左傳云宮甲

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遂自殺

韓廆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

廆於朝先慎曰卽聶政見韓策韓廆走君而抱之先慎曰策作韓廆走而抱哀公遂刺

韓廩而兼哀侯

顧廣圻曰說林上篇及韓策廩作傀同字哀公即世家之烈侯世本謂之武侯戰國策及此

謂之哀侯各不同事在三年與世家之哀侯非一人也

田恆相齊闞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恆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

先慎曰喻老篇資費仲以玉版

令之諫紂而

亂其心。盧文弨曰諫凌本作間案顏氏家訓音辭篇穆天子傳音諫為間蓋穆天子傳道里悠遠山川諫之下郭璞注也今本乃改正文作間注作間音諫殊誤此書亦是以諫為間凌本遠改作間其誤亦同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

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

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王先謙曰深知之猶言深結之先慎曰

陰當作陽字之誤也陽與佯通荆以為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盧文弨曰孫

云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犁鋤顧廣圻曰上文作黎下文作犁犁是也今本皆作黎非史記孔子世家作犁鋤先慎曰御覽四百七十八引作黎

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

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盧文弨曰哀字譌後漢書注引君何不遺魯君以女樂此在定公時云

哀公皆誤王涓曰榮當作榮下文以榮其意同先慎曰哀公後漢注引同明此韓非子傳聞偶誤非字譌也後漢注上作定下

哀公皆誤王涓曰榮當作榮下文以榮其意同先慎曰哀公後漢注引同明此韓非子傳聞偶誤非字譌也後漢注上作定下

作哀不足為據。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書注引有而不聽。

三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犁且以女樂。二八遺哀公。慎曰：先

各本二八字作六字。盧文昭云：意林亦作六疑，皆二八兩字之譌。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一引家語作好女子二八，今家語作八十疑，後人以史記之文改之。八十八人太多，六人太少，即非二八亦是八人方成舞列。下晉遺虞亦同。先慎案六字乃二八二字之誤。御覽四百七十八引正作二八，今據改。

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

之楚。先慎曰：後漢注作遂去之。三字御覽引作去而之齊。

楚王謂于象曰。顧廣圻曰：史記甘茂傳作范蜎，徐廣云一作蠓。索隱云：戰國策一作蜎，字今楚策作環。先慎

曰：汲古閣文選過秦論李注引于象作于象，于于字形相近而誤。吳鳳云：宋槧一卷中前作于，後作于查，姓氏急就篇注楚有

于象不誤。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于象對曰：不可也。王曰

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

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

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

不可何也

先慎曰賢上相字衍

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

顧廣圻曰徐廣云

滑一作涓策無邵字先慎曰史記甘茂傳作召賈誼新書亦作召秦本紀作昭楚策作卓趙策作淖昭卓淖皆一聲之轉李善文選過秦論注引此亦作召邵古通五年而能亡越先慎曰文選注引亡越作盛之所以然

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

王先謙曰日字疑昔脫其半

今忘之秦不

亦太亟忘乎

先慎曰乾道本兩忘字作亡顧廣圻云當依策作忘先慎按張榜本作忘今據改

王曰然

則為之柰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

共立少見愛幸長為貴卿被玉衣

俞樾曰王當作玉三國志魏文帝紀注云舜承堯禪被

珍裘玉衣猶云珍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皆曰玉食言玉食衣言玉衣其義同也此與下文之握玉環本同作王後人不解而

臆改

耳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

共立一云公子赫。顧廣圻曰

策作公孫赫史記云向壽不同也

吳攻荆。先慎曰乾道本改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

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

之遂勝之

晉獻公。先慎曰乾道本連欲伐虞虢。先慎曰乾道本無欲

上今從趙本提行伐虞案經是虞虢先慎案乾道本脫欲字一本脫虢字耳御覽

乃遣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榮其意而亂其政。先

慎曰各本二八字作六字

叔向之讒萇弘也。王涓曰困學紀聞謂此時叔向死已久先

慎曰說苑權謀篇記誅萇宏事與本書略同

蓋古人相傳偶異也為萇弘書。先慎曰乾道本作為書曰萇弘拾補作

凌本謂叔向曰子為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

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先慎曰周以萇弘為

賣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盧文弨曰凌本無此三字王先謙曰而殺之三字句例見前凌本妄刪

先慎曰難言篇云萇宏分施

鄭桓公將欲襲郕。顧廣圻曰他書郕又作檜會先問郕之豪傑良臣辯智果

敢之士盡與姓名。盧文弨曰張本無與字凌本作盡與其名姓顧廣圻曰盡與說苑權謀篇作書其俞樾

曰與當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注曰故書舉為與是其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云舉謂紀錄之

也然則盡舉姓名為悉記錄其姓名矣擇郕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

為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先慎曰乾道本埋作理顧廣圻云理當作埋先慎案張榜本作埋

今據釁之以雞豕若盟狀郕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

公襲郕遂取之

七。王先謙曰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

於惠文君。先慎曰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鄴令襄疵。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此條在秦侏儒後當論倒也先慎曰依經次不誤顧說非陰善趙王

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慎曰先

乾道本不重魏王二字盧文弨云舊不重張凌本皆重今據補趙乃輒還。王念孫曰輒還當作輟行言趙王知魏

行之有備而止其行也輟字既譌作輒後人不得其解故改輒行爲輒還不知上言趙謀襲鄴則兵尚未出不得言還也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縣令之左右。先慎曰各本脫縣字據御覽七百九引補縣令

發蓐而席弊甚。先慎曰各本令下衍有字據御覽引刪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

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同以合者為善而亂其甚則必無親命大難以昏為輔也

勢舉而亂舉甚謂曰谷本令下關公殺命人儀之謂曰吾

謂曰谷本令下謂曰谷本令下關公殺命人儀之謂曰吾

謂曰谷本令下謂曰谷本令下關公殺命人儀之謂曰吾

謂曰谷本令下謂曰谷本令下關公殺命人儀之謂曰吾

謂曰谷本令下謂曰谷本令下關公殺命人儀之謂曰吾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終謂曰谷本令下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一

長沙王先慎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

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密作宓案說作宓宓密同字

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

者迺弘其行身也離世

王先謙曰弘與閔同迺弘與下迂深閔大同義離世謂遠於事情

其說

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為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

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君作在誤先慎曰用張榜本作無案用當作忠明君聖主

當作知者明主謂藥酒忠言知者明主之所以獨知也下說良藥苦於口知者勸而飲之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是其證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

先慎曰用為張榜本作為用誤此與下不以儀的為關

相對為文

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

也。先慎曰儀準也。見國語周語注。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

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織察微難而非務也。以下文例之。王先謙曰

而字當衍故季惠宋墨皆畫策也。顧廣圻曰李當作季。季良惠施宋鉞墨翟也。論有迂深

閱大非用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迂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今據補。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

也。顧廣圻曰畏當作魏魏牟也。聲近誤震當作處瞻何莊子。讓王篇釋文云瞻子賢人也。淮南作詹車當作陳陳駢也。形

近誤狀皆當作皆狀言而拂難堅确非功也。顧廣圻曰言而當作行有。故務卞鮑介

墨翟皆堅瓠也。顧廣圻曰務光卞隨鮑焦介之推也。墨翟二字有誤或當作申徒狄。先慎曰墨翟即田仲之

譌下說屈穀獻堅瓠於田仲即此。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此與下句相對成文。先慎曰也字衍文

不當有也字。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先慎曰

餉下說作餉字同。

三挾夫相為則責望。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挾夫作夫挾誤。自為則事行。故父子

或怨譟

顧廣圻曰譟當依說作譟

取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

與句踐之稱如皇也

趙用賢曰如皇臺名

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

懷瘳實而吮傷

先慎曰張榜本挾夫至此脫下且字作夫案實疑士之聲近而誤懷瘳士謂欲士之病愈也

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播吾之迹

顧廣圻曰播藏本今本作潘他書又作番先

慎曰張榜本作潘云當作番案播潘番古字通用

華山之博也

王先謙曰下然字當在也上誤倒然先

王所期者利也

先慎曰張本無然下二十二字

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自辭

說也

王先謙曰目乃自之誤言晉文自辭說先慎曰趙本社作杜譌下說正作社

請許學者而行宛

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

先慎曰如是以下三十字張榜本無

鄭縣人得車厄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厄作輓案說作輓先慎曰厄即輓之通借字

衛人佐

弋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弋下有也字今據補

卜子妻芻弊袴也

慎曰

乾道本芻作寫趙本作爲盧文弨云爲凌本作寫俱譌後作象今定爲芻爲即象字謂仿象也顧廣圻云卜當依說作乙先慎

案盧說是今從拾補本而其少者也。王先謙曰語意不完依說者下奪侍長者飲四字

先王之言有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為大而世意之

小者未可必知也。先慎曰乾道本小上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案依上文當有今據補張榜

本無下說至記也十四字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

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

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先慎曰信趙本作能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

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作不故中章胥已仕而中

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

坐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先慎曰乾道本託作記顧廣圻云藏本記作託今本作托慕案說

作託慕俞樾云乾道本託誤作記當從道藏本訂正趙用賢本託下有慕字則由誤讀下文而衍也下文曰晉國之辭仕託慕

叔向者國之鍾矣此於託字絕句仕謂仕者託謂託者襄二十七年左傳衛子鮮出奔晉託於木門終身不仕然則古人自有仕與託之兩途凡託於諸侯者君必有以養之觀孟子可見故曰辭仕託蓋仕可辭託亦可辭也慕叔向者自為句後人不達託字之義誤以託慕連讀遂於此文亦增入慕字耳又鍾字無義疑古本止作垂莊子逍遙遊篇其翼若垂天之雲崔謨曰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然則國之垂猶云國之一面與上文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文義一律國之垂猶邑之半垂亦半也今加金作鍾則不可通矣先慎案俞說是今從藏本

此三士者先慎曰中音竹仲反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

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先慎曰中外繩墨之外

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禮之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補且

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

不禮則周主上之法盧文弨曰周當是害之譌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

之威王先謙曰威即畏威畏同字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王先謙曰滅儒之端已兆於

此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盧文弨曰王當作主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緩之以鄭簡宋

襄。顧廣圻曰藏本緩作綬今本緩之作子產皆誤宋襄二字連上讀先慎曰此言鄭簡謂子產宋襄與楚人戰二條緩字

未詳所當作責之以尊厚耕戰。先慎曰疑當作責尊厚以耕夫不戰之字衍尊厚猶貴富謂人君

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

。顧廣圻曰親字句絕今本位作蒞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曰顧讀非

位下連上為句位蒞古字通周禮注故書位為蒞蒞亦為位且以躬親蒞下與下說鄒君先戮以蒞民句例相同夫字當衍

為下走睡臥

。先慎曰乾道本無且為下三字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走上有且為下三字先慎案張榜本而以躬

親蒞下下有且為下走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食服戰雁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三十八字合

下說而成非定本也走上當有且為下三字今據補下走即下說景公釋車下走事睡臥即昭侯讀法睡臥事與去揜

弊微服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去作夫按說不見此事

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

知故先自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
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

虞人而獵故明主信如曾子殺彘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主
下有表字按非也此當有

尊字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顧廣圻曰尊字當
衍上文所錯入也

右經。先慎曰乾道本無此二字顧廣圻云今本
此下有右經二字乾道本藏本無下卷同按

此當有
今據補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不齊

不肖。先慎曰乾道本不齊二
字作賤誤今據張榜本改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

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

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

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

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

王先謙曰身體當作體身誤倒

其言多不辯何也

先慎曰各本多下有而字顧廣圻云而字當衍先慎案御覽五百四十一引無今據刪

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

先慎曰御覽引無令晉二字

文衣之賸七十人

先慎曰各本文衣作衣文據御覽乙

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

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

者為木蘭之櫃薰以桂椒

先慎曰各本作薰桂椒之櫃今據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七百十三又

八百三八百二十八初學記二十七引改

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

先慎曰藝文類聚

御覽引均作緝以翡翠

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櫃矣未可謂

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

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

則恐人懷其文忘其術。顧廣圻曰此當有用字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

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為木鷲三年而成。曰句絕蜚一日而敗。顧廣圻曰五字為一句下同

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鷲飛墨子曰。盧文弨曰張本有吾字不如為

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

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鷲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

墨子大巧巧為輓拙為鷲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張榜曰蓋王偃時築以備齊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

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先慎曰稽御覽五

百七十二引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

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先慎曰張榜本無勝字對曰王試

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

。盧文昭曰下

當作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

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

。先慎曰。乘下當有之。奉二字。

右御冶工。

。先慎曰。乾道本冶

作治。趙本作治。工與下文合是也。今據改。

言王曰。

。先慎曰。言當作謂。

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

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

。先慎曰。乾道本以上有今字。顧廣圻云

藏本今本以上無今字。今據刪。

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

臣治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

果妄。乃殺之。治又謂王曰。

。先慎曰。各本又作人。據御覽九百五十七引改。

計無度量

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燕王徵巧術人。

。先慎曰。乾道本作一曰好微

巧王渭云曰下當脫燕王二字選注有先慎案張榜本一日作
燕王無一曰二字亦非微即徵字形近而誤藝文類聚九十五
御覽九百十引正作燕王徵巧術人是其證今據改御覽五百
三十引作燕王欲攻衛白孔六帖八十三引作燕王好徵巧九
十七引作燕王好徵巧衛人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先慎曰
並誤然皆有燕王二字今據改張榜本請以二字作有請為以四字亦誤
以作日能以三字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請以二字
今據改張榜本請以二字作有請為以四字亦誤

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

觀之。先慎曰乾道本無客曰二字顧廣圻云今本句上有客
曰二字先慎案有者是也據今本增藝文類聚引有曰字

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

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

治者謂燕王曰臣為削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為字盧文弨
云臣下張本有為字顧廣圻云藏

本有今諸微物必以削削之。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削字顧廣
圻云藏本今本重削字今據補

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盧

文昭曰凌本無此句。主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

客為棘刺之。盧文昭曰此下多脫文孫云文選魏都賦注引王曰客為棘刺之端何以理之理必本是治字今

此接削之二字誤當刪顧廣圻曰削日以削。先慎曰王曰先當作刺之下當有母猴何以四字

慎曰各本無王曰二字盧文昭云文選注有王曰二字今據補。吾欲觀冕之。盧文昭曰選注引吾欲觀客之削

也顧廣圻云見字衍。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兒說。先慎曰乾道本兒作見顧廣圻云今本見作兒案兒是也兒說見呂氏春秋君守篇淮南人間訓先慎案顧說是

今據改乾道本連上今依張榜本趙本提行。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

下之辯者。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十三引白馬下有之字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

賦。先慎曰顧視也古人馬稅當別毛色故過關視馬而賦不能辯也故籍之虛辭。先慎曰之字衍藝文類

聚引無之字。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

然而其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先慎曰張榜本常作嘗下仍作常

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先慎曰十步當作百步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

先慎曰問辯篇全作中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

逢蒙以五寸為巧。先慎曰乾道本無逢字顧廣圻云今本羿下有逢字案依上文當補問辯篇有逢字今

據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

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王先謙曰也字當在言下

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顧廣圻曰句絕而說其辯。顧廣圻曰逗說讀如悅不

度以功。顧廣圻曰句絕譽其行。顧廣圻曰句絕而不入關。顧廣圻曰句絕藏本同今本

不度下有之字譽上有而字無而不入關四字皆誤上文云不以儀的為關此其說也此人主所以長欺

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

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
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
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

先慎曰乾道本無一人曰吾與堯同年

八字今據御覽四百九十六意林引增

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

先慎曰意林兄下

有弟字御覽引

訟此而不決

盧文弼曰藏本作訣先慎曰趙本作訣誤御覽作決

以後

息者為勝耳

先慎曰意林息作罷案此謂皆無情理故以辭長者為勝

客有為周君畫莢者

盧文弼曰莢譌下同前作策策策同

三年而成君觀之與

髹莢者同狀

先慎曰髹本作髮玉篇髮同髹史記貨殖傳木器髹者干枚注徐廣云髹漆也漢書皇后傳殿上

髹漆師古云以漆漆物謂之髹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搯漆搯即髹聲之轉此謂所畫不辨黑白與漆莢同也

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

之其上而觀

先慎曰加筴於牆牖之上以觀其畫也案此即西人光學之權輿

周君為之望見

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筴之功

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筴同

先慎曰素未畫也此言畫筴之用何異素髹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最難

先慎曰各本

無下最字據藝文類聚七十四御覽七百五十意林引補犬作狗下同

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

馬人所知也曰暮罄於前

盧文弨曰詩大明倪天之妹韓詩作罄是罄倪同義說文倪一訓聞見

蓋倪從見是有見義罄磬本同以倪為義當為朝夕見於前也先慎曰御覽引罄作磬下同

不可類之故難

鬼魅無形者

先慎曰各本魅作神案神當依上文作魅藝文類聚意林御覽引正作魅今據改意林形下有像

字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不上有無形者三字

齊有居士田仲者

盧文弨曰即陳仲子

宋人屈穀見之

盧文弨曰文選七命注引穀

作載下有往字見之下有謂之二字

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人而食

先慎曰各本恃下有仰

字盧文昭云仰字疑行
下選注引無今據刪
今穀有樹瓠之道
先慎曰選注引作

近而誤當作巨
堅如石厚而無竅
盧文昭曰選注此下不同

石不可割而蹶厚而無竅
云而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

屈穀曰然其棄物乎曰然
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
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
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
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

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割以盛物
顧廣圻曰而任重如堅石
顧

廣圻曰任重二字涉下
節而衍如堅當作堅如
則不可以割而以斟
顧廣圻曰吾無

以瓠為也曰然穀將弃之
先慎曰乾道本棄上有今田仲不

恃人而食
先慎曰各本恃下有仰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

類也

虞慶為屋
盧文昭曰下三條宜連顧廣圻曰虞卿也慶卿謂

匠人曰屋太尊
同字呂氏春秋別類篇云高陽應高誘注或作離謂

崇也藏本太作大
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

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

然。先慎曰乾道本此五字在夫濡塗重上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虞慶曰不然五字在此宜卑下誤先慎案今本是也夫

濡塗重而生椽撓正申塗濡椽生之義以撓椽任重此宜卑辨虞慶屋太尊之說皆匠人之詞宋本誤以虞慶曰不然五字於

夫濡塗重上文義不可通藏本沿其誤耳今改從今本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

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先慎曰乾道本無以直二字顧廣圻云藏本直下有以直二字今據補

今本無以字此益尊匠人詘為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為屋匠人曰

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

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

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顧廣圻曰范睢也且睢同字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

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

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不然。先慎曰：張榜本趙本作范，且曰不然，誤。此皆范且自謂不應有曰。

字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

工人窮也為之。先慎曰：工窮於詞依且為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

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豔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卻有術之

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

屋張弓也。王先謙曰：礙之不能遠過。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顧廣圻曰：連上十

一字為一句乾道本以下皆誤以范且提行。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

也。顧廣圻曰：為虛辭逗其無用而勝句絕實事逗其無易而窮也。句以上今失其讀先慎曰：無易者其道不可易。人

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

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

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顧廣圻曰不上當有玉匠二字故屋壞弓折知治之

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斲然至日晚必

歸饜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

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

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

者治未畢也。先慎曰趙本然而下有秦強而三字張本從夫慕至此均無

三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先慎曰子長而怨。先慎曰子盛壯

成人。先慎曰其供養薄。先慎曰父母怒而誚之。先慎曰以子上今皆失讀子

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己也夫賣庸

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顧廣圻曰調當作請易錢當

作錢易易

去聲下同。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

顧廣圻曰熟

上當有且字耘當作云此與下文錢布且易云也句對不知者改作耘字誤甚

庸客致力而疾耘耨者

顧廣圻曰者

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畦作疇案時非此

之用句當衍二字未詳孫詒讓曰時當作埒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畦埒也是其證此畦埒二字蓋注文傳寫誤混入正文

遂復舛不可通耳

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也。此其養

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

盧文昭曰調疑周先慎曰盧說是調即周之誤上

文不周於為己即其證

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子以利之為心則越

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

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

顧廣圻曰公當作王宋當作崇見說苑指武篇先慎曰經亦作文公疑非文

王伐

崇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淵泉之池慎曰先

各本淵作深無泉之二字據御覽一百七十七引改增掘淵泉之池與築如皇之臺二文相對明深乃淵之誤又脫泉之二字

耳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為民誅之先慎曰乾道本無來字

盧文弨云張本有先慎案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

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先慎曰左傳作蔡人嫁之桓公大怒

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

冀也請無以此為稽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稽作規誤俞樾曰稽字無義疑當作指漢書河間獻王

德傳文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字亦作

旨孟子告子篇願聞其旨是也齊桓公伐蔡意在蔡姬故管仲

請無以此為指也稽從旨聲故得通借禮記王制篇有旨無簡

不聽即尚書呂刑篇有稽無簡不聽之異文然則稽旨通用古

有徵矣道藏本改稽為規非是先慎曰稽字不誤史記樗里子甘茂傳正義漢書賈誼傳應劭注司馬遷傳顏注荀子王制楊

注並云稽許也桓公之計在伐蔡故管仲請無以此為計也語極明顯俞氏謂稽字無義失之考耳桓公不聽仲

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

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

因遂滅之。先慎曰乾道本無因字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

有為天子誅之名。先慎曰乾道本無為字盧文弼云有下脫為字張凌本有今據補而有報讎

之實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先慎曰乾道本連軍人有病疽者吳

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母立而泣。先慎曰各本作傷者之母

云立字不當有蓋即泣字之誤而衍者先慎案上之字衍盧俞說並誤立下脫而字今據藝文類聚五十九御覽四百七十七

引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尙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

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先慎曰下今字當

衍藝文類聚引作吳

子吮其父之傷而殺之涇水之上今安知不殺是子乎御覽引與藝文類聚略同蓋所見本與今異說苑復恩篇作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涇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王先謙曰播吾即番吾見史記趙世家六國表又作鄱吾漢

常山郡有蒲吾縣蒲番雙聲字變在今正定府平山縣東南漢地理志云縣有鐵山一統志以為即房山當即主父令工施鉤

梯者也先慎曰播張榜本趙本作潘說見上刻疎人迹其上盧文弨曰疎即正之異文正足也下人迹二字當本是注誤入正文俞樾曰疎當作疎即迹字也迹籀文作

速此變作疎亦猶迹之變作跡矣古本韓子當作刻人疎其上寫者依今字作迹而疎字失不刪去遂誤倒在人字之上又誤其字作疎也

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

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棊

長八寸顧廣圻曰為博句絕箭長八尺句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先慎曰張榜本無矣字御覽三十九卷引亦無矣字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

。盧文昭曰孫云文選鮑明遠東武吟注引令下有曰字可省豆藏

本作簞下同先慎曰治要御覽七百九又七百五十九引均無曰字

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

黑者後之

。先慎曰乾道本面作回黧下無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黧下有黑字先慎案張榜本趙本回作面手足胼胝面目黧黑相對成文乾道本誤下文作面

目黧黑是其證今據改治要引正作面目黧黑

咎犯聞之而

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

意不欲寡人反國邪

。盧文昭曰選注引意下有者字

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

而君捐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君捐之四字盧文昭云選注有先慎案治要御覽引亦有而君捐之四字今據補

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

。先慎曰乾道本棄作捐今據選注治要改

手足胼胝面

目黧黑勞有功者也

。盧文昭曰有功選注倒

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

勝其哀故哭

。先慎曰乾道本臣下有有字盧文昭云選注無先慎案治要及御覽引並無今據刪

且臣

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眾矣臣尚自惡也而况於君

。先慎曰治要有乎

字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攜楸而置之顧廣圻曰藏本同

今本攜作撻王涓曰魏書古弼傳引此作蹇蹇今案此同字耳字書無攜字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

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乃解左驂而

盟于河。先慎曰乾道本乃作可誤治要作乃今據改

鄭縣人卜子。王先謙曰此條依經當在衛人佐弋後先慎曰乾道本卜作乙顧廣圻云今本乙作卜誤此猶言

某乙也竊劫殺臣云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亦猶言某甲用人云罪生某禍生乙亦可證先慎案顧說非北堂書鈔一百二十

九御覽六百九十五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引乙作卜今據改

吾故袴。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吾下有故字案此不當有先慎案御覽引作似吾故袴明乾道

本脫故字顧說非北堂書鈔引正作象吾故袴今據補妻因毀新令如故袴。先慎曰各本妻下有子

字北堂書鈔引無今據刪御覽引作妻因鑿新袴為孔

鄭縣人有得車輓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

輓也。俄又復得。一。先慎曰謂又得一車輓也。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

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輓，今又曰車輓，是何眾也？此女

欺我也，遂與之鬪。

衛人有佐弋者，烏至，因先以其褌麾之，烏驚而不射也。先慎曰：方言

褌謂之幘，郭注即把幘也。

鄭縣人卜子。先慎曰：各本卜作乙，御覽六十三又九百三十二引乙作卜，是以卜為姓，今據改又九百三十二

引子下有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

其鼈。顧廣圻曰：此條不見於上先慎曰：御覽引亡其二字作失字。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先慎曰

自喜二字疑效善之譌。見長年飲酒不能醕，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

有少者欲效善。先慎曰：各本欲上有亦字，御覽八百四十五引無今據刪。見長者飲無餘

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先慎曰非下九字御覽引作亦自飲而盡之六字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

曰先慎曰乾道本對上有書字願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書字今據刪書言之固然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

先慎曰乾道本以下並連上趙本於梁下提行並誤今依盧校改上書

字當作記涉上文而衍下書言之固然亦當作記言之固然經言宋人之讀書與梁人之解記若下不作記字則經不分別言

矣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廣圻曰曰當作日人質切願

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

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白孔六帖十四御覽五百九十五引郢作鄭夜

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書舉燭

先慎曰各本而上有云字誤作過

今據藝文類聚御覽八百七十引刪改御覽五百九十五舉燭引作而誤於書中云白孔六帖引作而設書舉燭字並非

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說之

先慎曰各本無國字據白孔六帖御覽引增說讀為悅曰

舉燭者尚明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尚作高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

白玉王大悅。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王字盧文昭云舊脫其一今據拾補增國以治治則治矣

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先慎曰乾道本世下有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今據刪

鄭人有欲買履者。先慎曰各本欲買作且置御覽四百九十九六百九十七八百二十七引置均作買今

據改欲御覽一作身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先慎曰御覽八

入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

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先慎曰御覽引度下有數字

四。先慎曰乾道本無四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今據補王登為中牟令。顧廣圻曰王當作王呂氏春秋知

度篇作任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盧文昭曰中章二

王任同字其字呂作瞻先慎曰中章胥已二人名下文一曰其身甚修其學

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王先謙曰為上疑奪以字

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盧文弼曰呂

作非晉國之故顧廣圻曰臣當作國意當作章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

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盧文弼

曰絕呂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弄其田

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先慎曰乾道本無邑字顧廣圻云今本者下有邑字案依上

文當有據今本增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

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

叔向者國之錘矣。先慎曰一本錘作鍾盧文弼云錘張本作

作鍾誤案上文亦云錘皆未詳案八說篇云死傷者軍之乘或

此與彼同先慎案錘鍾皆垂之誤國之錘猶國之半也說詳前

八說篇作乘亦誤又案御覽三百七十二引韓子曰晉平公與

唐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吾侍唐子腓痛

足痺而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貴吾爵子欲富吾祿子夫
唐先生無欲也非正坐吾無以養之辦糶卽糖虧卽難唐當爲

此條一
日佚文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先慎曰上恐字下當有己字恐已因死

恐已因生二
句文當一律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

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

顧廣圻曰見好當依下文作好顯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顧廣圻曰中山策

以見作而朝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先慎曰御覽二百九十一引伉作

亢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

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先慎曰下士居朝御覽

引作下居士而朝之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陳者先慎曰乾道本無陳字顧廣圻云

今本行下有陳字先慎案依上文當有御覽引作陣陣即陳字今據補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

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

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慎曰先

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下有得字先慎案御覽三百八十九八百十四兩引有得字今據補桓公患

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紫字

今據補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

試勿衣紫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止之二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欲字案欲下有脫文先慎案御覽三百八

十九引欲下有止之二字是也今據補八百十四引無欲何不試四字節文也今本不審並刪欲字不可從謂左右

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

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

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

一紫，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

民無衣紫者。先慎曰：乾道本「王」字作「欲」，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上欲字作王，今據改。」王請自解紫

衣而朝。先慎曰：乾道本請作以，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以作請。」案以上有脫文，先慎案以乃請之誤，依今本改。王請

自解紫衣而朝，謂王朝時請先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

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

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

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聞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

矣。雖國小。先慎曰：趙本國小二字誤倒。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

身無患。先慎曰：患下當有一日二字。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

王先慎曰也字衍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當有罪字事上當

有脫字未詳先慎曰治要引尸子治天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

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

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之蔭於街者莫

援也

先慎曰舊本無之字莫下有有字今據御覽九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引刪

錐刀遺道三日

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先慎曰變字疑誤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

顧廣圻曰與三傳不合

宋人既成列矣楚人

未及濟右司馬購強

顧廣圻曰未詳

趨而諫曰楚人眾而宋人寡請

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

傷

盧文弨曰下曰字藏本無

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

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陳而後鼓士進

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公曰不反列且

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

傷股三日而死。盧文弨曰春秋襄公之卒在次年五月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先

慎曰自親二字涉下文而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

人主耕以為食。先慎曰上當作食上經下張本有此數句蓋誤以說入經然作耕以為食則張氏所見之本

不作上正可以訂正上為食之誤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

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先慎曰少海即勃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

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王渭曰晏子春秋

煩且作繁駟案此同字也使騶子韓樞御之。先慎曰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云公使韓子休追之此韓

樞疑即彼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

韓子休

爲不進盡

俞樾曰韓子古本當作以馬爲不盡不盡卽不進也列子天端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進當爲盡是

進與盡古通用詩文王篇毛傳訓盡爲進師古注漢書高帝紀曰進字本作賚又作贖皆其例也寫者依本字作進而失刪盡

字遂並失其讀矣

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

先慎曰乾道本無

樞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

王先謙曰與去聲

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

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

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

也

先慎曰官字涉下文衍

睡不亦宜乎

孔子曰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爲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

水方孟圓水圓

先慎曰治要引尸子處道篇圓作圓案說文天體也全也周也是圓爲正字御覽七百六

十引二句互易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纓甚貴。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纓字御覽三百八十九

六百八十六事類賦十二引並重今據增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

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

下令為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先慎曰乾道本乃斷二字作長字

民上有先字顧廣圻云今本作乃斷纓出以示民案句有誤先慎案今本語極明顯今據改是先戮以莅民

也。先慎曰乾道本無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先慎曰乾道本無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先慎曰乾道本無申子

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

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

曰。先慎曰趙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

本日作曰誤

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顧廣圻曰韓策云又亡子之術而廢子之謁其行

乎云云此有脫文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先慎曰僖二十五年左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國語亦作三日遂

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土有

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

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

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

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

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俞樾曰信名之下

當有信義信事四字蓋文公曰安信箕鄭告以信名信義信事下乃一一申之也今奪之則文不備信名則羣臣

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期返而食

先慎曰乾道本期返而食作

今返而御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今作令誤先慎案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期反而食今據改

吳子曰待公而

食故人至暮不來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

先慎曰各本作起不食待之御覽四百

七十五八百四十九引並作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今據改

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

與之食

先慎曰御覽引方作乃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

顧廣圻曰魏策云天雨餘多不同先慎曰治要無

天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

慎曰治要可上無不字風疾作疾風

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

顧廣圻曰之妻二字當衍先慎曰妻上治要無之字

其子隨之而泣

慎曰治要無之字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妻適市來先慎曰乾道本無妻字

治要有今據補適作道誤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

曰嬰兒非與戲也王先謙曰非下疑有可字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

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先慎曰乾道本今作令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令作今先慎案治

要作今今據改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先慎曰各本上母字作父不重子

字今據治要增改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楚厲王有警鼓與百姓為戒先慎曰各本警下有為字與上

十二事類賦飲酒醉過而擊先慎曰各本擊下有之民大驚

十一引刪改使人止之先慎曰各本無之字拾補增虛文昭云曰吾醉而

與左右戲而擊之也先慎曰各本下而字作過御覽事類民

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起先慎曰御覽事類乃更令

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

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

不信患也一日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

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止矣先慎曰日上矣三字涉上而衍此

言左右和聞李悝之言於是皆爭上明不應有日上矣三字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

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自此至末案皆復出七術不當有也子產離之而毋

使通辭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先慎曰至字衍文到即倒字惠嗣公使人偽

關市先慎曰惠當作衛偽當作過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

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

公爲明察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一終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二

長沙王先慎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
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有

先慎案治要引
有下字今據補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

罪當故不怨也

踰危坐子皋

皋雖刑之有不忍之心踰者懷恩報

德。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坐作生按依說當作逃王先謙曰作生是也與坐形近而誤先慎曰危讀為跪足也詳下說以

功受賞臣不德君

功當故不以為德

翟璜操右契而乘軒

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

○先慎曰璜下作黃古今字通

襄王不知

不知功當厚賞也

故昭卯五乘而履屨

卯西卻秦

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賞薄猶富人而履屨也。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屨作屨注同說文屨從履省喬聲是屨為

正字屨屨均別字說作躄古通

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周

周以勇力

事襄主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己者即進之以自代。顧廣圻曰失當作夫在為字上如字讀之先慎曰失字衍顧讀即臣將

夫為少室周亦不成文

二恃勢而不恃信

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

故東郭牙議管仲

公欲專仲

國柄牙以伸雖忠矣儻不忠必危矣公因命仲理外隰朋治內矣。先慎曰乾道本注危必互倒今從趙本

恃術而

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

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為原令曰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以術御臣而恃其不

叛其若之何也。梁玉繩曰渾軒即渾罕非子產者古軒罕通左傳罕虎罕達公羊並作軒

故有術之主信

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

駁行不貞白而駁襍者

簡主

之相陽虎

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主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霸

哀公問一足

問孔子曰夔一足若

何曰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盧文弨曰注然所以免禍者下當有信字先慎曰反戾下說

作忿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

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

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盧文弨曰注文王理解當作繫解王先謙曰自履文不

成義履上 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

朝當莊燕當試今季孫一

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先慎曰趙本注朝下有堂字燕下無當試今三字張本試作舒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

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

此雖神不行況不神乎

所賞雖堯不治

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

夫為門而不使人

門不入不

如無

門也委利而不使進

與利不進

亂之所以產也

門不使入利不使進亂所由生

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

錢

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顧廣圻曰說無錢字此當衍舊注未謬

辱不用璧

辱用玉以魏主用毀故。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璧上有玉字按說無舊注亦未

西門豹請

復治鄴足以知之

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乃迎而拜據此是知左右能為國之害

猶

盜嬰兒之矜裘與跖危子榮衣

盜者子不恥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跖者兒不恥其父跖以

跖所著衣榮人人所諂媚為非猶是。先慎曰乾道本注跖以下衍不也二字改從趙本

子綽左右畫

左畫右

畫方必不得俱成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也。先慎曰乾道本注俱下有能字趙本無今據刪

去蟻驅蠅

以骨

去蟻以魚去蠅則蠅蟻愈至喻溫言訓左右愈諂

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

公聽左右索官無以與之

故憂也 **與宣王之患驪馬也**

王不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馬驪也先慎曰宣張榜本作先按下說作

韓宣子則作宣字是王當作主注亦誤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

先慎曰乾道本勸作觀盧文弨曰觀張本作勸今

據改 **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偏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

為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偏下先慎曰孔子議晏嬰條今奪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九御覽六百八十九事類賦十

二引韓子曰晏嬰相齊妾不衣帛馬不食粟餼覽妾當即此條佚文

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

仲有

三歸以其太奢敖有糲餅以其太儉先慎曰餅當作飯說見下

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

其臣也

先慎曰乾道本變作變顧廣圻云今本變作變句有誤未詳先慎案變字是陽虎入齊其臣因之見於君及

其出也皆不為虎是入則因之見出則背之一出一入之閒其容遂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此倒句而成文順之為陽虎之言

見其臣而出入之容變也顧氏不知古書倒文成義之法而讀變字句絕所以疑句有誤也改從今本

而簡主之

應人臣也失主術

虎言居齊已有三人及其得罪而三人為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

其舉非之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先慎曰此謂簡子應虎樹枳棘則刺樹相黎橘柚則甘之言為失術也下云非所以教國也即承此失術言注說非又案乾道本注及作反改從趙本非之疑之非倒文 朋黨相和臣下得欲

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

解狐之公

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外不避讐虎言已舉亦同之也。盧文弼曰注二人譌三人

而簡

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

主云所舉害己與枳棘者同此反教人為私也。先慎曰乾道本脫

主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簡下有主字今據補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

之用杖

武子文子之子好直言武子曰夫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

子產忠諫子國譙怒

夫忠

諫者必離羣臣而又危難於父也。先慎曰乾道本自子產至父也二十三字均脫張榜本有入大字趙本大小字並有盧文弼出子國譙怒云注必離羣臣離字脫是盧所見本亦有此二十二字惟注脫離字耳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子產忠諫子國

譙怒並注云云此藏本所添未必是也先慎案下說有此事經必應有張榜本趙本及盧所見本不盡出於藏本顧氏謂藏本所添非也
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車為鄴令其姊犯法跖之趙侯以為不慈免其官也矣
今據補
先慎曰趙本注姊
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
譏妹下無矣字

右經。先慎曰各本脫今依例補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皋為獄吏別人足所跖者守門人有惡孔

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先慎曰張榜本無尼字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

弟子皆逃子皋從出門顧廣圻曰從當作後說苑至公篇子皋走郭門郭門閉先慎曰從字不誤出門

門當作後門呂氏春秋云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後門與說苑門閉合明出為後之誤跖引之而逃

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問跖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

令而親跖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盧文弨曰藏本仇下有怨字而子何故

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跖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

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

先慎曰乾道本欲作獄誤今依張榜本趙本改

公傾側

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愷

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

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

踞曰注說非危乃跪之省文古謂踞足者為踞跪內儲說下篇門者踞跪請曰是其證也晏子

春秋雜上篇別跪擊其馬而反之孫星衍云跪足也此說得之先慎曰荀子勸學篇蟹六跪而二螯楊倞注跪足也韓子以則足為踞跪據此是楊所見韓子作跪也跪訓為足又其一證悅而德公也張榜本重而字案此下當接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今錯簡在後另為一條說苑此下接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云云是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

既乘軒車又有輕騎。先慎曰說苑臣術篇云

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簾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

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

之則徒翟黃也

徒獨。先慎曰乾道本無徒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徒字按依注當有今據補

方問

日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且伐

之。先慎曰乾道本無且字盧文昭云張本有先慎案且將也此字當有今據補臣薦樂羊而中山拔

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

之稱功尚薄。稱服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注三字今據張榜本補

秦韓攻魏明卯西說而秦韓罷。顧廣圻曰昭卯即孟卯也顯學篇魏任孟卯之辨難三篇孰

與曩之孟嘗芒卯俞樾曰昭當作明明卯即孟卯也又作芒卯明孟芒古音俱同孟卯之為明卯猶孟津之為盟津芒卯之為

明卯猶民毗之為民萌今作昭者蓋與明形似義同因而致誤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

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為將軍也。顧廣圻曰五乘句絕將軍二字當衍涉下文而誤

耳舊注全譌先慎曰將軍疑為之奉二字之譌養之以五乘文義未備乘下脫之奉二字寫者妄以將軍補之注遂因譌字作

解也外儲說左上燕王悅之養之以五乘之奉卯曰伯夷以將文法正同是其證御覽八百二十九引乘作車

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

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

其稱功猶嬴勝而履躄

嬴利也謂賈者嬴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嬴勝之人履草屨也。顧廣圻

曰嬴勝當作嬴滕形相近也舊注全譌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九引嬴作嬴注同躄作屨案躄屨二字古今文通用說文履從

尸古文作𡗗云從足莊子天下篇以跛躄為服釋文李云麻曰屨木曰屣屣與跛同屨與躄同是也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

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先慎曰此乃錯簡當在孔子相衛後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

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

何為言徐子以自代

先慎曰張榜本代誤伐

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

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

有蔽賢之罪也

一曰少室

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

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顧廣圻曰騎當作驂以臣多力也今有多

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

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

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立牙曰以管

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

曰君知能謀天下顧廣圻曰君當作若知即智字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

國柄焉盧文弼曰張本之下有以字以管仲之能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盧文弼云張凌本有之字

顧廣圻云藏本亦有今據補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

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先慎曰餐御覽八百五十一引作殮四百二十六二百六十六

引作滄箕
鄭作趙衰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

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

先慎曰乾道本原克作用兌顧廣圻云今本用兌二字作原按句

有誤孫貽讓云用當為周之誤兌讀為隧謂六遂也隧兌字通

辯老周語云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韋

注云隧六遂也漣帥颺鑄王之鞞與轉黜顯此文公攻原即

周襄王所賜之地於王國為都鄙不在六遂而云攻周遂者戰

國時已有文公請六遂之說展轉傳譌遂以文公伐原為攻周

之遂地先秦諸子解經已不免沿譌悉心推校可略得其輓迹

今本作原則明人不知而妄改不足據也先慎按孫說非用乃

原之誤兌乃克之誤御覽二百六十六引作舉兵攻原克而拔

之是其證 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

今據改 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

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

不可叛也

先慎曰乾道本吾上無恃字 不恃其不我欺也恃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吾不可欺也

吾不可欺也

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

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

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

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

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

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

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先慎曰一曰。先慎曰御而讀若如

本提行今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

從趙本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二引曰上有對字

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先慎曰乾道本足作之顧廣圻云今本

之作足按之當作而足二字呂氏春秋察傳篇作故曰夔一足
王先謙云之作足是也而字不可有有則不待釋而明矣改從
本今非一足也

三文王伐崇

顧廣圻曰呂氏春秋不苟篇云武王至
殷郊先慎曰帝王世紀亦云武王之事

至鳳黃

虛鞮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

顧廣圻

日君上當
有上字

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王之臣故無可使也

先慎曰乾道本皆作王顧
廣圻云今本王作皆今據改

一曰晉文公與楚人戰

先慎曰
乾道本無

一曰二字在魯哀公問後另為一條楚下無人字顧廣圻云今
本與下條文王伐崇倒上有一日二字先慎案以此條列文王

伐崇後方與經次相合據今本
乙人字據初學記二十六引增

至黃鳳之陵

先慎曰初學記
引黃鳳作鳳皇

履繫解

顧廣圻曰今本係作繫誤先慎曰乾道本
亦作繫係繫古通用初學記引作係履墮

因自結之

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

有言

德也。先慎曰以下文
例之所上當有之字

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

能敬順君
故可愛也

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且侮。盧文弼曰注且疑見之誤。寡人雖不肖

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先慎曰治要引韓子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鞶繫解左右顧無可

令結係文王自結之。卷九初學記太公曰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

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也。御覽四百七十四引韓子曰文王

自結之六百九十七引禮作履無伐。崇與大夫謀六字左右下作盡賢無。可使係者因當即文王伐崇條異文。俛而係之。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

其矜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先慎曰易輕易也。相與怨之遂

殺季孫故君子去秦去甚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盧文弼曰此條當連上

先慎曰盧說是也上當有一曰二字趙用賢謂此不著經文中不知此即上之異文脫一曰二字耳。季孫養孔子

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

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

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

顧廣圻曰自此至寧使民詔上不見於上文先慎曰各本侍作御藝文類聚八十

五又八十六御覽九百六十七引御作侍今據改

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曰

先慎曰各本無曰

字盧文弨云家語子路初見篇有曰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八十五引亦有今據補

請用仲尼先飯黍而

後啗桃

先慎曰御覽事類賦二十六引啗作食藝文類聚八十五又八十六引啗作噉

左右皆揜口

而笑

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五引而作失

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

先

慎曰雪洗也

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

盛

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五白孔六帖八十一引為上有以字

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

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

之長雪菓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

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五引作是侵上忽下也丘

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先慎曰先上當有桃字

趙簡子謂左右曰。先慎曰各本無趙字曰字子作主今車席據藝文類聚六十九御覽七百九引補

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履雖貴足必履之。先慎曰趙本履履作屨履下注同

藝文類聚引賤作惡貴作美今車席如此大美。先慎曰藝文類聚大美作其大美也吾將何

屨以履之。履所履席大美則更無美履以履之也。先慎曰依注屨當作履夫美下而耗上。言

美則履又當美履美衣又當美累美不已則居上彌有所費妨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夫上有且字注累字張趙本作求妨

義之本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引本作道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

為殷禍。先慎曰乾道本無禍字拾補作患盧文弼云張本作禍顧廣圻云藏本有禍字今本有患字今據藏本補

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

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先慎曰乾道本伯作戎今據趙本改盧文弼云張本作戎亦誤人臣

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必不以其賢為其

主。盧文弨曰上人字或改夫顧廣圻曰藏本同按下人字當作臣今本不作欲誤非可不誅也且主

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

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

貴梟。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

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

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先慎曰乾道

本無義字顧廣圻云今本害下有義字先慎案依上下文當有御覽八百三十二引有義字今據補又問儒者鼓

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

貴賤易位。先慎曰意林序位二字互易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

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尊敬。盧文弨曰注尊敬

張本作卑敬

四鉅者齊之居士

先慎曰乾道本鉅作詎盧文弨云詎張本作鉅顧廣圻云藏本作鉅王渭云困學紀聞

引作距先慎案距詎並鉅字之誤呂氏春秋去私篇有鉅子高注鉅姓是也今從藏本上文正作鉅 辱者魏之居

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

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愨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

君左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

曰先慎曰乾道本無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

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

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

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

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

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納之璽也。先慎曰張榜本無遂不受及注十一字

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先慎曰刖經作跖案說文跖斷足之刑也經典通

作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盧文弼曰狗盜象狗以入人家故後有尾

舊注危子曰顧廣圻曰危上當有刖字吾父獨終不失袴別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

所損失也。盧文弼曰癢疾之人上給其袴故云然注亦非俞越曰疑注所據本作終不失袴故云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今

涉注文有冬字而誤終爲冬則不可通矣則者既不衣袴何有冬夏之別安得獨於冬言不失歟當據注訂正先慎曰御覽六

百九十四引作吾父冬夏獨有一足袴與注所據之本不同蓋相傳本異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先慎曰經注作左畫圓右畫方

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御覽九百四十四引作以

火去蛾愈多以魚歐蠅蠅愈至又九百四十七引作以骨去
蟻愈多以肉驅蠅蠅愈至意林肉作骨藝文類聚九十七引

亦作骨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眾寡人憂之。先慎曰御覽六百二十四引注云索求

也當即本書舊注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先慎曰乾道本請上有謂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無謂字按謂當作謁先慎曰謂字衍文御覽引無謂字意林作君無聽人有請經注作君勿聽左右之請並無謂字今據刪

因能而受祿。先慎曰意林受作授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先慎曰乾道本無君字趙本下官字作君按君字脫趙本改官為君非也今據御覽引增

韓宣子。王渭曰子字誤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

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為多與之。先慎曰為字一本

作與盧文昭云與張本作為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

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

。顧廣圻曰此條上文未見

管仲曰

。先慎曰乾道本無管仲二字盧文

昭云凌本有今據補

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弦商

。盧文昭曰新

序雜事四作寧呂氏春秋勿躬篇誤作章顧廣圻曰管子云賓須無

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以

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墾草仞邑

。仞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

租稅也。俞樾曰仞當作勑謂勑造其邑也作仞者字之誤舊注訓仞為入未詳其義新序載此事正作勑邑當據以訂正先

慎曰管子小匡篇仞作入即舊注所本俞氏失考耳廣雅釋詁三入得也

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

。盧

文昭曰武戚字之譌新序作戚顧廣圻云呂氏春秋作邀先慎曰盧說是管子亦作戚戚有宿音故通作邀

請以為

大田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

。顧廣圻曰呂氏春

秋作王子城父先慎曰管子亦作王子城父晏子春秋問上篇新序四又作成甫城成父甫古字並通魏王墓碑以為王子比

干之後見錢文所

誤請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

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五。先慎曰乾道本無五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今據補孟獻伯相魯。顧廣圻曰孟當作孟孟者晉邑杜預注

太原孟縣是也。獻伯晉卿孟其食邑以配諡而稱之。猶言隨武子之比矣。魯當作晉。先慎曰藝文類聚六十九引獻作懿。堂

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先慎曰

乾道本無上有晉字。盧文弼云凌本無晉字。顧廣圻云晉字上文所錯入也今據凌本刪居不粟馬出不從

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

也。一曰晉孟獻伯拜上卿。先慎曰各本無晉字王涓云晉卿無孟氏此或即晉語叔向賀韓宣子

憂貧事而致誤。先慎案王說非是。顧氏已辨。於上御覽五百四十三引上有晉字今據補叔向往賀門有御

。顧廣圻曰此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顧廣圻曰上二字下當有車字

當作秣。先慎曰御覽引作子無二輿馬不食禾何也。與此異。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

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輿。先慎曰乾道本多作不趙本作多今據改御覽引

多字作多以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二字亦非。

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

。盧文弨

曰旂藏本作旗

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

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

事是故循車馬

。王涓曰循當作脩

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

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

。顧廣圻曰藏

本今本節下有儉字誤按節上當有私字

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

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

。盧文弨曰注亂譌辭故可與也文有脫誤當云可與言不可也

又何賀

。先慎曰此下當有孔子議晏嬰一事說

見上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

。先慎曰

三歸臺名古藏貨財之所故能富他書以三歸為取三姓女非

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

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

曰秦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

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

王先謙曰：上文言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則孫叔敖以下皆孔子之言。偪上偪下文又相對當連。

上為一條

棧車。

柴車也。

牝馬糲飯菜羹。

念孫云：餅當為餘餅。餅與飯。

同見玉篇廣韻糲飯菜羹猶言蔬食菜羹耳。餅與餅字形相似。傳寫往往譌濶。讀難。云：餅，餼字。方信。餅，今本。餅字。並。訛。作。餅。釋。

初學記：器物部引此。正作糲飯。先慎案：御覽八百四十九。又入百五十。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引均作糲飯。今據改。枯魚。

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

皆為令尹。

先慎曰：令尹二字誤。

及虎抵罪於魯，皆按索於虎也。臣居齊。

薦三人，一人得近玉，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

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

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夫樹柎黎橘柚者食之則甘

先慎曰乾道本無

夫字各本無柎黎二字盧文昭云張本有夫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引有夫字及柎黎二字御覽九百六十九引亦有柎黎二字今據增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魯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

趙齊燕也

邯鄲之肩

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

先慎曰各本邢作刑據

御覽二百六十六引改

公曰非子之讎也

王先謙曰也猶邪古通

曰私讎不入公門

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

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於其君

先慎曰乾道本趙下另為一條盧文昭云張

凌本俱連上先慎案當連今從張凌本於其君三字各本無據御覽六百三十二初學記二十引補

及武死各就

賓位

先慎曰御覽初學記引作及其無私德若此也

先慎曰御覽

引此下更有武薦白屋之士十餘家九字初學記引有又曰趙武以薦白屋之士管庫者六十家十四字與御覽略有增省皆

此佚文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日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向

曰武立如不勝衣先慎曰乾道本無向曰二字今依拾補補盧文昭云二字脫當有顧廣圻云新序襟事

四云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云云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士

也數十人先慎曰各本無其字據御覽四百二引增皆令得其意稱叔向故得意盧文昭曰令

士得其意皆可以盡其材也注謬難曉先慎曰乾道本無令字御覽引有盧文昭云藏本有令字今據補而公家甚

賴之況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先慎曰各本況作及今據御覽改死不託於孤

臣敢以爲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盧文昭曰韓詩外傳九又云魏文侯竝譌先慎曰說苑作晉文侯

問咎犯蓋往事傳聞不其讎以爲且幸釋己也乃因往拜謝狐同要以韓非爲近古

乃引弓迎而射之先慎曰各本迎作送藝文類聚二十九引竝作迎今據改曰夫

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

擁汝於吾君。盧文昭曰擁當作擁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孤舉邢伯

柳為上黨守。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解下提行顧廣柳

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

子如初也。先慎曰白孔六帖四十四引韓子曰趙簡王問解狐孰可為上黨守曰荆伯柳王曰非子之讐乎曰舉

賢不避仇讐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先慎曰乾道本無遠字顧廣

圻云今本道下有遠字先慎案今本有遠字是今據補此條不見上經疑南面篇文錯簡在此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先慎曰夫當作曰不為人

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

人臣趙用賢曰介異言而獨忠於主先慎曰乾道本無忠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獨下有忠字今據增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

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

危父矣盧文弼曰下矣字張本無

梁車為鄴令先慎曰各本為上有新字據白孔六帖十九引刪盧文弼云前後俱無新字是也其姊往

看之暮而後至閉門先慎曰各本無至字閉門作門閉據白孔六帖增改御覽四百九十二五百一十

七引作暮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別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

而免之令先慎曰白孔六帖引免之令作逐之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

而食之顧廣圻曰上文云綺烏皆未詳先慎曰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綺邑甚敬封人因竊謂

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

用能之使

○先慎曰乾道本能下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之字先慎案御覽引有今據補

勞之論我

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二終

車一

車一

車一

車一

車一

車一

車一

車一

車一

車一

車一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三

長沙王先慎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

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

此舍與道勢與行皆相對行去

聲讀之難一篇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又難二篇不出

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之行句例同又用人篇釋三易

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五蠹篇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

事句例皆同王先謙曰道由也行如字義順不必讀去聲

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

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

顧廣圻曰遇當作遏

而況錯之

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裔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不駕

鹿

先慎曰乾道本不作而顧廣圻云而當作不先慎案張榜本作不今據改

辭公知之故與二樂

博

盧文昭曰疑樂作孿下同兪樾曰樂子即蘭子也樂與蘭音近說文門部闕妄入宮掖也讀若闌即其例也列子說符

篇宋有蘭子者釋文云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是蘭子之蘭即闕之引申義故此書以樂為之矣先慎曰說文樂從絲聲樂從絲聲二字聲同釋名釋宮室樂樂也其體上曲樂然也易中孚有孚樂如一本作樂是樂樂二字義通故本書段樂為樂蒼頡篇樂一生兩子也說文樂一乳兩子也其言二樂者謂昆弟皆來博也則樂為樂段借仍當以雙生訓之俞以樂為蘭失其旨矣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鳥

先慎曰乾道本鳥作焉拾補作馬案馬馬二字皆鳥字形近而譌說作鳥不誤今從張榜本作鳥

二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射者眾故人

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

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顧廣圻曰易下說

有鞠患在國羊之請變先慎曰乾道本羊作年顧廣圻云今

本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先慎曰與

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先慎曰乾道本茂作戊顧廣圻云藏

古今人表作戊先慎案漢表用古文作戊
本書例用今文作茂今從藏本說正作茂

堂谿公知術故問玉
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也。先慎曰以字當在能字下以用明也言昭侯能用術故每聽必獨寢

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

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媪之決蔡

姬也知貴不能。疑欲知之誤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

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

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慎曰先

乾道本則下有其字盧文昭云一本無則字王
渭云其字衍先慎案張榜本無其字今據刪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

先慎曰乾道本無始坐二字盧文昭云張本

有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據補

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

曰君必惠民而已

王先謙曰以下文例之句末當有矣字

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

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

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

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

先慎曰歸謂歸其舍未醒承上酒酣言寤寐思之恍然有得不待酒醒

也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

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

邪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眾貧

先慎曰乾道本粟作栗誤今據趙本改

散府餘財

以賜孤寡

俞樾曰餘字衍文散府財與發廩粟相對為文不當有餘字涉下文府無餘財而衍

倉無陳

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

也。先慎曰惠施當作施惠已與二弟爭民。先慎曰乾道本無民字顧廣圻云今本爭下有民字已讀爲

以盧文弨云已字張本作不先慎案已以古通顧讀是爭下無民字則句義不完今據今本補居二年二弟出

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盧文弨曰子尾無出亡事其子高疆昭十年奔魯遂奔晉先慎曰

左傳子夏作子雅古雅夏通用

景公與晏子游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

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

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

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先慎曰二柄下之私大

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先慎曰左昭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

斗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殺一牛取一

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

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贏蚌不加貴於海

先慎曰乾道本蚌作蚌無加字今

依拾補

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

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

顧廣圻曰秦

當作齊周遍也謂遍齊國之人

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

乎

盧文弨曰孫貽穀云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此疑有誤俞樾曰已當作芑昭十二年左

傳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與此文義相似史記載此歌

正作芑惟此本以謳苞為韻芑子為韻史記作歸乎田成子歸與謳則非韻矣

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先慎曰晏子春秋外篇女作汝同

當以此為正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

先慎曰之歌舞當作歌舞之故

曰其田成氏乎公泣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

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

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

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先慎曰田成氏御覽一百六十及一百

七十七引無成字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

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

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

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

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先慎曰誅字衍擅愛即上請爵祿行之大臣也禁

擅愛之臣與下文禁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先慎曰乾道

本民作名顧廣圻云天字衍藏本名作民是也見是皆不乘君

之車不因馬之利。先慎曰君之車當作車之安車之安即其證

釋車而下走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釋字顧廣圻云車字當衍今本車上有舍字者非是先慎案顧說非

御覽六百二十四引車上有釋字是此與外儲說左上釋車而走句例正合今據增

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先慎曰乾道本師曠下有不知二字顧廣圻

云藏本今本無不知二字先慎案御覽引亦無不知二字今據刪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

也有漸而以至矣先慎曰拾補無以字盧文弼云張本有凡以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以字誤

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

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

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

萌

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盧文弼曰家語致思篇作蒲宰先慎曰說苑臣術篇作蒲令家語即本說苑

魯以五月起眾為長溝當此之時先慎曰各本時作為據御覽八百四十九引改

子

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先慎曰：漿飯粥也。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滄

之。先慎曰：御覽二十二及一百九十五八百四十九引飯並作飲下覆其飯並作覆其飲。孔子聞之使子

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滄之子路怫然

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

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

滄民其不可何也。先慎曰：各本無其字據御覽引補。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

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滄之爲愛之也

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

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

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止徒役而

滄之。先慎曰：各本止作令據御覽引改。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

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裔華士昆弟二人者。顧廣圻曰。論衡非韓篇。裔作譎。荀子宥坐篇。楊倞注。引此士作仕。先慎曰。御覽六百四十五。引裔作猶。無者字。立議

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

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

執而殺之。先慎曰。乾道本作使吏執殺之。盧文弨云。執下脫而字。荀子注引有先慎案。荀子注引無吏字。御覽引

作使執而殺之。今據改。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

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

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

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
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
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
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
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
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
所以教於國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又下有非字誤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
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先慎曰御覽引御作引止作至左
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
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
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

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

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禡先慎曰北堂書鈔四十五引者下有名字太公

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門而狂禡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

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禡

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先慎曰北堂書鈔引無夫子二字太公望曰狂禡

也先慎曰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也字衍文引議作義二字古通吾恐

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

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先慎曰乾道本託上有許字以旋

二字作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許字於作以旋今據改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

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三引無之字然而有百金之馬

而無千金之鹿者何也

先慎曰各本千字作一無何也二字據論衡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

十三引補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

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辭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

慎曰御覽七百五十四引潘其作潘者而不爲辭公辭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

子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

先慎曰令之當作令其

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

博有閒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

先慎曰張榜本無之子二字

公怫然怒撫

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閒時季羽在側

顧廣圻曰季羽未詳先慎曰時字疑衍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

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

曰曩者聞季

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

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駟私廩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

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

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私競勸而遂為之。先慎曰乾道本私作斯案私

斯二字聲近而誤張榜本趙本作私是欒子兄弟見辭公遺季因私相勸勉為辭公斯字誤今據改辭公以人臣

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烏者斷

其下翎。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翎作領下有焉斷其下領五字今據御覽九百二十事類賦十九引增刪則必

恃人而食。先慎曰事類賦恃作待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

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

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先慎曰惑字失韻疑誤其知

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

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

且知女

俞樾曰知當作和字之誤也和與下隨字相爲韻下文匿與意臧與行皆相爲韻若作知則首句失其韻矣

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

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

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鞫曰弋者何慎

先慎曰乾道本田上有圈今從趙本

對曰鳥以

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

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

先慎曰漢藝文志道家有鄭長者一篇云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

古注別錄云鄭人不知其名袁淑真隱傳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爲名曰

田子方

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顧廣圻云今本有曰字今據補

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

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

顧廣圻曰漢書古

今人表中上有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
即此上文云鞠或其名

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謹

廩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盧文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
昭云二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則為天下何以異此廩。先慎曰乾道本王作故異作為拾補
為作異顧廣圻云今本故作王下為字

作異今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
據改

為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

此廩乎

國羊重於鄭君。先慎曰乾道本連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
上今從趙本提行

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

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

為德。盧文弨曰：曰秦本作以。顧廣圻曰：句有誤。俞樾曰：引當作以。曰當作日。皆字之誤也。隸書以字或作臥，因誤為引。

矣。蓋因客說宣王宣王說而太息故左。右以王之說之日先告客以為德也。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日辭

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顧廣圻曰：齊策無威字。楚策云：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云云不同。

有十孺子皆貴於王。先慎曰：各本有上有中字。據御覽六百二十六、七百一十八引刪。又御覽注云：所

窺者凡十人當。辭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

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

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先慎曰：乾道本勸下有之字。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之字。先慎案北堂書鈔三十一引亦無之字。今據刪。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

一。先慎曰：張榜本玉誤王。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

而勸王以為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顧廣圻曰六字爲一句言秦

策作立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道作通誤策穴

誤作而當依此訂先慎曰吳師道策補云韓非子道而作道穴以告甘茂。先慎曰乾道本以

今本無曰字策無今據刪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

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

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

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先慎曰乾道本衍下有

其字臣下有者字盧文弼云其字者字一本無今據刪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

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

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

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

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樛里疾已道穴聽之矣。先慎曰乾道本已作也

據張榜本趙本改見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先慎曰乾道本無見字

補犀首為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月也境內盡知之。先

慎曰乾道本月作日拾補作月盧文弼云王召樛里疾曰是何

日字譌願廣圻云日當作月今依拾補改

匈匈也何道出。先慎曰道由也言人匈匈謂樛里疾曰似犀

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樛里疾曰犀首也羈

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眾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諸

侯矣。先慎曰張榜本趙本逃下有入字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而無當。先慎曰乾道本

昭云通字衍先慎案御覽八百五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

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

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先慎曰乾道

本有下有乎字盛水作乘水盧文弨云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

主而漏其羣臣之語先慎曰乾道本主上有之字盧是猶無

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

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

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日堂谿公見昭侯曰先慎曰藝文類聚

十三七百六十一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

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

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

猶玉卮之無當也先慎曰各本無也字堂谿公每見而出昭

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

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

申子曰。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

以爲天下主。顧廣圻曰主當作王與上文明聰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然

而不售酒酸。先慎曰各本然而作著然盧文弨云著然孫云文選與滿公琰書注引作然而先慎案藝文類聚

九十四御覽八百二十八引並作然而今據改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先慎曰乾道

本閭作問趙本脫拾補作閭盧文弨云閭字脫選注有意林同顧廣圻云當作閭韓詩外傳云問里人說苑晏子春秋同先慎

案盧顧說是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閭今據補藝文類聚引倩作青下同倩曰汝狗猛耶曰。盧文弨曰下

日字藏本張本皆無先慎日藝文類聚御覽引並有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日人畏焉或

令孺子懷錢挈壺齎而往酤而狗返而齧之。先慎曰拾補齧下旁注齧字案說

文無齧字齧齧也齧噬也明此作齧是下文趙本亦誤作齧藝文類聚引返作迎此酒所以酸而不售

也夫國亦有狗。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狗上有猛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

萬乘之主

先慎曰拾補明作輔盧文弼云文選注引作輔顧廣圻云明字是韓詩外傳七云欲白萬乘之士白明

也荀子外傳多言白其義皆同先慎案顧說是藝文類聚御覽引正作明御覽引而下有往字

大臣為猛狗迎

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

問管仲曰

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曰字今據補

治國最奚患對曰最

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

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阨此

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

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

吏以為富

先慎曰富當作輔聲之誤

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

有之

顧廣圻曰不當作所晏子春秋云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說苑云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案安同字察

即案形近譌又按依二書此而上當脫腹字

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

。先慎曰乾道本禁下有禦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
禦字先慎按禦字不當有下文無卽其證今據顧校刪明爲已

者必利而不爲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齧有

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顧廣圻曰藏本今人本情下有矣字誤

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酷酒者有

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齧人使者不敢

往乃酤佗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

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

二字桓下提行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桓上有一日二字按有者是也先慎案今依趙本連上補一日二字治國何患

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灌之

則塗墮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

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

危據而有之

顧廣圻曰危當作安說見上安據連文失其讀者改之耳

此亦社鼠也故人

臣執柄擅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

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

先慎曰說本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桓公管仲作景

公晏子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

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

顧廣圻曰依下句當衍殺字先慎曰下句誅字乃

流字之誤不得據以為例誅殺謂罪而殺之也殺字非衍文

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

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流共工於幽州之都

先慎曰各本流作誅據

御覽六百四十五引改尚書孟子並作流

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

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

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

。孫詒讓曰茅門下作荊門說苑至公篇與此略同亦作茅案茅門即雉門也說文

佳部雉古文作雉或省為弟與茅形近而誤史記魯世家築茅闕門即春秋定二年經之雉門兩觀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外朝在雉門外茅門之法廷理掌之即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也天子諸侯三朝皆有廷士理字通先慎曰孫說茅即弟之誤是也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正作弟可證

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雷者廷理斬其軔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蹏踐雷廷理斬其軔戮

其御太子怒

。先慎曰怒廷理之執法也

入為王泣曰為我誅戮廷理王曰

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

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

校也

。盧文弨曰尚上同校疑當作陵說苑至公篇作下陵上先慎曰此當作下校尚傳寫誤倒耳下校尚謂下亢上也

國策秦策足以校於秦矣高誘注校猶亢也校尚誤倒說苑乘作棄校作陵皆劉向所易未可據臣乘君則主

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

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

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

驅車至於茆門孫詒讓曰說苑楚莊王之廷理曰顧廣圻

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曰說苑云

少師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先慎曰至茆太子曰王召急不

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笏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

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笏擊臣馬敗臣駕

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先慎曰北堂書鈔三十六

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盧文弨曰說苑作少君在後而不豫

鈔引有矜矣二字矜與賢聲相近古通假文子上仁篇矜與賢

韻矜矣猶賢矣此楚王贊美廷理也書大禹謨傳自賢曰矜朱

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矜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先

下云矜借為賢亦通御覽六百三十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慎曰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

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

為能相萬乘所不窵也先慎曰窵與篠同荀子賦論充盈太字而不窵楊注窵音篠然疑家

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

顧廣圻曰信字當衍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

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窵也論其親則

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

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

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先慎曰繩謂繩墨而疑之所言法之

內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所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所字今據補繩之外與法之內讐也不

相受也先慎曰張榜本此下有如是則疑不得長臣矣九字一日衛君之晉謂薄疑曰

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

媼曰。顧廣圻曰藏本重薄媼二字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

以請之媼。先慎曰以當作已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

疑奚與媼。先慎曰乾道本無愛字顧廣圻云藏本無愛字今本有依下文當補今據增媼曰不如吾

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

事已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姬。先慎曰乾道本無更字盧文昭云張本有今據補

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

得長為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顧廣圻曰反當作及

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

徵不可謂教。顧廣圻曰謂當作為先慎曰為謂古通用不必改作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

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

而不可更也先慎曰乾道本吾作五據趙本改北堂書鈔三十六引正作吾吳子出之其妻

請其兄而索入先慎曰乾道本無入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索下有入字先慎案北堂書鈔引亦有今據補

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

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母幾索入矣先慎曰母幾索入謂母望索入也史記晉世家母幾為

君呂不韋傳則子無幾得與長子索隱云幾猶望也此文語意正與相同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先

慎曰又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

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

之先慎曰效當作較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

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而

歸。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衣當作夜先慎案顧說非御覽四百三十又八百十九八百二十六引並有而字今

據補北堂書鈔三十六引無而字陳禹謨據誤本改之也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庖酒豆肉集於宮壺酒

不清。先慎曰壺當作壺形近而誤酒飲也生肉不布。先慎曰左昭十殺一牛

徧於國中。先慎曰言不獨食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先慎曰功謂女功其足以

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

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

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

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

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孫詒讓曰慎讀為順產與生義同字通迎殺迎當

為逆慎產者言文公所言皆是順其生之事迎殺者言戰為逆而殺之之事順逆生殺文正相對也曰然則何如

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

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

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為期後期者

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

而憂先慎曰不行法則失信行法則失貴重之臣故憂而不決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

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

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

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盧文弨曰張本兵下有東字伐衛東其畝顧

廣圻曰與左傳不同呂氏春秋簡選篇亦云東衛之畝先慎曰商君書賞刑篇反鄭之埤東衛之畝繡繻雅鞮繻與呂覽合蓋

相傳有此事耳取五鹿攻陽勝號顧廣圻曰陽當伐曹南圍鄭反之

陣王涓曰呂氏春秋反鄭之埤高注反覆覆鄭之埤先慎曰晉語伐鄭反其陣高注反撥也陣城上女垣與呂覽注異國

語此注上引賈侍中唐尚書說蓋此注亦本前儒雖未明其人較反覆之義為長本書之字亦疑其之誤商君書與呂氏春秋

同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為踐土之盟遂成衡

雍之義。先慎曰乾道本成作城盧文昭云城字譌今據拾補改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

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痠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顧廣圻曰如當作

知下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

有苦則安欲治其國。先慎曰乾道本無國字顧廣圻云今本其下有國字今據補非如是不

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先慎曰乾道本不重亂臣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亂臣案當重下

屬今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

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以解

左髀說右髀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以作猶誤按此當重以解左髀說右髀七字先慎曰趙本作以不誤

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三終